



(上接 9 月 28 日 A14 版)

它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个宝贝儿受到伤害。公鸡早就认识这只黄鼠狼了,这只十恶不赦的坏蛋一直在与它们鸡的家族为敌。自从它们一出生,黄鼠狼就是它们的天敌。它们的天敌大约有三种,一种是长翅膀的老雕;一种是大尾巴的黄鼠狼。还有一种最大的天敌,公鸡不大好意思说。这个,这个,这个嘛,还是说了吧。公鸡最大的天敌是人类。到人类所开的农贸市场和餐馆里看看吧,哪里不卖鸡肉呢!鸡肉的作法多种多样,有烧鸡、熏鸡、烤鸡、扒鸡、炖鸡、黄焖鸡,还有什么白斩鸡、小炒鸡、辣子鸡丁、麻辣鸡翅,葱姜鸡、鼓油鸡,大盘鸡、卤鸡肝、泡椒凤爪,等等等等。不过呢,人类作为鸡类的最大天敌是不错,但人类和老雕、黄鼠狼不同些,老雕和黄鼠狼都是抓住鸡就吃,带有抢劫的性质。而人类这个天敌讲究一点艺术,他们假装跟鸡类交朋友,假装是鸡类的守护神,不但喂给鸡类一些好吃的东西,进行一些投入,还不许别的动物对他们的鸡有所侵犯。直到把鸡养肥了,人类才微笑着,露最大天敌的本来面目。小鸡小鸡你莫怪,你是阳间的一道菜。人持刀杀鸡时就是这么说的。鸡为鸡肉,人为刀俎,鸡对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对付黄鼠狼的态度就不同了,可以说它们对黄鼠狼深恶痛绝,恨之入骨。黄鼠狼对它们一点付出都没有,凭什么就要吃它们!去你姥姥的满身臊气的黄鼠狼吧,你趁早给我滚远点儿,免得鸡爷爷发脾气。

黄鼠狼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,它的爪子往鸡窝里伸得更深一些,还把爪子摇晃着,仿佛在说:来嘛,交个朋友嘛!

.....

没有被黄鼠狼咬到脖子的公鸡的妻妾们本来可以大声喊叫,上次黄鼠狼把尾巴探进鸡窝里骚扰,它们的喊叫效果就很好。这一次它们大约是被吓坏了,吓破了苦胆,它们虽然没被掐住脖子,但极度恐惧像一张无形的嘴,似乎从精神上把它们的细脖子掐紧了,它们噤若寒蝉,抖成一团。

黄鼠狼一股劲把公鸡咬死后,奋力把公鸡往鸡窝外面拖。它明知由铁栅栏拦着,不可能把公鸡的肉体拖出来,但它贪心不足,还是想拖一下试试。其结果,它只把鸡的脖子拖到鸡的嗓子那里,就被鼓鼓囊囊的鸡嗓子卡住了。眼看着近在眼前的大餐不能尽情享受,黄鼠狼感到有些遗憾。黄鼠狼的收获还是有的,它把鸡的脖子从中间切断,连同鸡头、鸡眼睛、鸡耳朵、鸡冠子,还有鸡的脑髓,一块儿叨走了。

公鸡的鲜血洒在雪地上,如在洁白的雪地上点画出朵朵红梅。“梅花”虽美,可惜显示的时间不太长,后续的雪花很快就把血染的“梅花”盖住了。

早上,老吴起来小解,顺便向窗外望了一眼,发现雪停了。她对周天杰说:不下了。周天杰醒了,说噢。

老吴说:今天我怎么没听见鸡打鸣呢,每天这个时候,公鸡打鸣都该打两遍了。老吴说得不错,她家的公鸡一贯很负责任,每天都会按时打鸣。打鸣打够三遍,天才会亮。他们家有钟表,公鸡也像是一只钟表,一只活的、会引领高歌的钟表。

周天杰说:可能天下大雪,到处一片白,把公鸡的生物钟弄乱了。

不会吧?公鸡要是以为天亮了,更应该早点打鸣呀!公鸡会不会让黄鼠狼咬死了呢?你昨天晚上出去看见黄鼠狼了吗?

不可能,我把鸡窝栅得万无一失,黄鼠狼不可能咬到公鸡。话是这么说,周天杰还是穿衣起床,要到鸡窝前查看一番。一只天

黑白男女

第十五章 黄鼠狼把公鸡的脖子咬断了(下)

公鸡觉出有样东西在它脸前晃,它梗起脖子,伸嘴往那样东西上啄了一下。它没有啄到黄鼠狼的爪子,啄到空地里去了。

黄鼠狼高兴了,说好,好,再来,我手上是有肉的,是很好吃的。黄鼠狼对鸡子们太了解了,它们的眼都是鸡宿眼,都是夜盲症,天一黑,它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也就是说,天黑了,鸡子们的眼睛也黑了,在黑夜裡,所有的鸡子们都成了瞎子。而黄鼠狼本身呢,它们天生就是夜游神,就是黑暗中的杀手,越是天黑,它们的眼睛就越亮。想想看,一个明眼人和一个瞎子斗法,明眼人当然有优势,而瞎子只能处在弱者的位置。

公鸡再啄,再啄。如瞎猫碰到了死耗子,公鸡总算把黄鼠狼的爪子啄到了一下。

公鸡的嘴巴相当尖硬,也有一定的杀伤力。如果有一只小老鼠胆敢在公鸡面前经过,公鸡一啄,就能把老鼠啄住,并把老鼠在地上摔死。不过,公鸡的嘴巴对黄鼠狼来说不算什么,公鸡在它爪子上啄了一下,像给它挠一下痒痒差不多。黄鼠狼心说:老子是谁?老子可不是老鼠!虽说老子的名字里带一个鼠字,但老子不是老鼠,是黄鼠。更重要的是,老子的名字里还有一个狼字。狼,知道



天打鸣的公鸡,突然不打鸣了,总是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。公鸡不会让黄鼠狼吓着,精神上受到刺激,得了人们所说的抑郁症呢?

周天杰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,到鸡窝前一看不要紧,他心上一惊,精神上险些受到刺激。公鸡的脖子被黄鼠狼咬断了,公鸡的头颅没了去向,公鸡成了无头公鸡。公鸡的脖颈被咬断处,皮毛退缩下去,一段颈骨凸显出来。颈骨上血已经凝固,颈骨呈现的是冰红的颜色。雪落在公鸡断裂的颈骨上,并没有把露在鸡窝外面的颈骨全部掩埋,那冰红的信息在顽强地从落雪下面透露出来。不难想象,公鸡是为了保护母鸡,在与黄鼠狼搏斗时,才被黄鼠狼咬死的。公鸡是英勇的,公鸡的死是悲壮的。

周天杰往天上看了看,雪是不下了,天还阴着。周天杰往菜园的雪地上看了看,积雪把黄鼠狼作案的痕迹抹得平平整整,黄鼠狼早就不见了踪影。该天杀的黄鼠狼,你干吗非要和我的公鸡过不去,干吗非要和我周天杰过不去,我日你八辈祖宗!

周天杰打开鸡窝的铁栅栏门,拎着公鸡的翅膀,把公鸡的尸体取了出来。在他往外掏公鸡时,那三只母鸡咕咕了一阵。公鸡死后,它们定是哭了半夜,神情都很悲憾。它们像是和它们可爱可敬的丈夫作最后的告别。

吃早饭时,周天杰觉得喉咙下面有些噎。他咬了一口馒头,伸着脖子,用手捂着脖子,向下捋了捋,才把一口馒头咽下去。再咬一口馒头,又被堵在了半道。周天杰不信这

吧!我们的基因里有狼的基因,狼性才是我们的本性。狼可不是好惹的,连不可一世的人类都对狼惧怕三分,何况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鸡子乎!可黄鼠狼装的是受疼不过的样子,说哎呀,你啄住我了,你啄得好厉害呀,疼死我了!哥们儿,咱们是好邻居,好朋友,你嘴下留点情好不好!

黄鼠狼只把爪子往回缩了一下,很快又把爪子伸进鸡窝里。这正是黄鼠狼的计谋,它把自己的爪子当成了诱饵,正一步一步引诱公鸡上钩。它的爪子暗藏着好几只锋利的弯钩,一旦把公鸡钩上,公鸡就别打算再逃脱。

公鸡的脑袋比黄鼠狼的脑袋小,公鸡的脑容量不如黄鼠狼大,公鸡果然上当了。公鸡把黄鼠狼的爪子啄到一下,就当成自己所取得的一次胜利,啄得有些紧追不舍。

黄鼠狼呢,公鸡每啄到它的爪子一下,它都假装出乎意料似地哎呀一下,同时,它会把爪子往后缩一点,说好小子,有种你再来。

公鸡把黄鼠狼的诈退,当成了真的害怕它的进攻,当成了真的节节败退,它情绪高涨,越战越勇,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。它似乎在告诉它的妻妾们:看看本丈夫表现得怎么样?

在关键时刻,本丈夫是冲得上,打得赢的。

母鸡们都挤到鸡窝的底部,吓得簌簌发抖。听见丈夫在与黄鼠狼搏斗,它们的确有些佩服。它们承认自己胆小,不敢与凶恶的黄鼠狼有半点儿接触。女人嘛,在遇到危险的时候,才体会到家有男人有多么重要。它们像是在为男人喝彩:亲爱的,好样儿的,你好伟岸!

妻妾们的喝彩让公鸡更加忘乎所以,它追着黄鼠狼的爪子,一不小心,竟把自己的脑袋伸出了鸡窝。

黄鼠狼的头大,钻不进鸡窝。公鸡的头小,可以从鸡窝的空隙里伸出来。黄鼠狼看到了这一点,它所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。它采取的是引蛇出洞的战法,只要把蛇引出洞子,蛇还能不能回到洞子里,就由不得蛇了。

当公鸡把头伸出鸡窝时,黄鼠狼瞅时机,以闪电般的攻势,一口把公鸡的脖子咬住了。是的,它放过了鸡嘴,鸡头,咬的是鸡的脖子。它所咬的部位就在鸡头下面一点,有经验的人杀鸡,就是从那个部位下刀。黄鼠狼一咬住公鸡的脖子,就把尖利的牙齿钉进公鸡的皮肉里,钉进公鸡的气管里,钉进公鸡的骨头缝里,钉得死死的,再也没有撒嘴。它的牙齿测量着公鸡的呼吸,直到公鸡完全停止了呼吸,它才会撒嘴。

黄鼠狼咬住公鸡脖子的一刹那,公鸡猛然意识到,坏菜,它中了黄鼠狼的奸计了。它不愿就这样就擒,两腿佷在地上,屁股使劲后坠,在作最后的挣扎,试图把脖子从黄鼠狼的嘴里抽回。它想喊它的主人快来救它,但它的喉咙被万恶的黄鼠狼死死掐住,它喊不成了。它觉出来了,自己的热血正汨汨地流出来,染红了脖子裡的羽毛。

个邪,他的脖子又不是公鸡的脖子,他的脖子又没被黄鼠狼拦腰咬断,干吗就不通畅了呢!于是他闭上嘴巴,调动一切往下咽的能力,使劲往下咽。这一次,他咽得直翻白眼,也没能把馒头咽下去。他觉得有一样东西在往上顶,顶得他干呕起来。这一呕,把没有咽下去的馒头呕了出来。

老吴说:你怎么了,吃饭慢点,快喝一口稀饭,往下冲冲。

周天杰没有喝稀饭,他还是想呕,遏止不住地想呕。这一呕,就呕出了一口鲜血。

他一见自己呕出来的是鲜血,顿时脸色刷白,嘴角痉挛,眼里涌满泪水。他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是,完了,看来自己真的得了噎食病。

老吴吓坏了,她赶紧扶住丈夫,喊着天杰,天杰,你这是怎么了?

我没事儿。你赶快到矿上工会找洪主席,让他派人来救我。

此时,郑宝兰已踏着雪上班去了,小来还在被窝里睡懒觉,老母亲喝了一碗稀饭,已经回到自己住的小屋。老吴说:你看,我早说让你买一个手机,你说用不着,舍不得花那个钱。现在要是有个手机多好,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洪主席。

周天杰摇了摇手,有气无力地说:别说那么多了,赶快去把。

矿上派救护车把周天杰拉到了集团公司总医院,医院的检查很快有了结果。医生

让周天杰别回家了,住院吧。

周天杰对医生说:我得的是什么病,我自己清楚,你们不用瞒着我。请明确告诉我,我得的是不是噎食病?见医生面有难色,他又说:你只管说,我挺得住。

医生没有说他得的是噎食病,医生说 he 患的是恶性食道肿瘤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食道癌。

周天杰说是挺得住,但到底没有挺住,他一听就哭了起来,说我不能死啊,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啊!我上有 80 多岁的老母亲,下有没有长大的小孙子,我儿子已经在瓦斯爆炸中死了,我要是再死了,我们这个家还怎么过啊!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 10 月 8 日 A14 版)

